DOI:10.16356/j.1005-2615.2018.04.012

# 热防护系统损伤容限分析

黄杰1 姚卫星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南京,210016;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16)

关键词:热防护系统;初始损伤;CFD 数值模型;热流密度;传热分析;损伤容限分析 中图分类号:V4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615(2018)04-0509-07

#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on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 HUANG Jie<sup>1</sup>, YAO Weixing<sup>2</sup>

(1.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for National Defense-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of Flight Vehicl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CFD numer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aerodynamic heating of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TPS) with initial rectangular damage. The high peak heat flux appears on the side walls of the damage area, and the peak heat flux on windward side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the leeward side. But the heat flux on the bottom of damage area is very low. The finite element heat transfer analysis models of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s with and without damage ar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heat flux calculated above. The damag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ile rises sharply, and it exceeds the ultimate temperature 1 500  $^{\circ}$ C that tile can bear, so the failure occurs on the tile firstly. But the damag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structure. Finally,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on the TPS is conducted. The maximum admissible width of rectangular damage reduces from 22. 7 mm to 12. 6 mm, and that of arc damage reduces from 34. 6 mm to 25. 1 mm when the maximum value of external heat flux increases from 100 kW/m<sup>2</sup> to 140 kW/m<sup>2</sup> under the ultimate temperature of tile. This is, as the maximum value of external heat flux increases, the maximum admissible width of damage area reduces, and the maximum admissible width of the arc damag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rectangular

收稿日期:2017-07-20;修订日期:2017-11-17

通信作者:姚卫星,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xyao@nuaa.edu.cn。

**引用格式**:黄杰,姚卫星.热防护系统损伤容限分析[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8,50(4):509-515. HUANG Jie, YAO Weixing.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on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2018,50(4):509-515.

damage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heat flux level.

Key words: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TPS); initial damage; CFD numerical model; heat flux; heat transfer analysis;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航天飞机轨道器在发射/再入阶段受到气动加 热的作用<sup>[1-3]</sup>,为保证内部机体结构在可承受的温 度范围内,需要在机体表面附加热防护系统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TPS)<sup>[4-6]</sup>。其中陶瓷 防热瓦是应用最广泛的防热结构之一,它通过应变 隔离垫(Strain isolation pad,SIP)粘接在机体表 面,此类型的 TPS 通常由涂层、防热瓦及 SIP 构 成,其平面形状通常为矩形。由于防热瓦为低强度 脆性材料,在飞行前可能会存在初始损伤,损伤可 能会导致下一次飞行过程中防热瓦或机体过热,防 热瓦或机体结构温度超过其材料所能承受的极限 温度,造成 TPS 的失效或机体结构的软化,对轨道 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故有必要研究防热瓦损伤 情况下其损伤区域内部的气动热问题和进行 TPS 的损伤容限分析。

由于损伤区域形状为腔体,而腔体的主要研究 工作集中在空腔的流动特性和气动噪声,只有少量 的学者对空腔内的气动加热问题进行研究。Burggraf等人<sup>[7]</sup>研究了高超声速来流情况下矩形空腔 的流动特性,在空腔内部存在均匀中心无黏漩涡的 假设下,根据方腔流动控制方程利用线性近似理论 给出了空腔内部热流密度分布的近似计算公式。 Wieting<sup>[8]</sup>利用风洞试验研究了马赫数为7的情况 下不同宽深比的空腔内部热流密度分布,结果表明 空腔内部热流密度随空腔宽度的增加而上升,而对 腔体的三维效应不敏感。Palmer等人<sup>[9]</sup>研究了类 锥形的腔体区域热流密度分布情况,结果表明腔体 区域的热流密度最大值明显高于腔体外部的壁面。 但学者并未研究 TPS 的传热问题和损伤容限问 题,无法判别损伤存在时防热瓦和机体是否安全。

本文采用 CFD 数值分析方法研究飞行器迎风 面含损伤 TPS 的损伤区域内的热流密度分布情况。利用此热流密度进行含损伤 TPS 的结构传热 分析,研究损伤对防热瓦和机体最高温度的影响, 给出了危险部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TPS 的损伤容限分析,得出损伤区域的最大容许尺寸。

# 1 气动热和结构传热控制方程

不考虑体积力和内热源情况下,在直角坐标系 下的流体动力学 N-S 方程的积分形式为

$$\frac{\partial}{\partial t} \int_{\Omega} \boldsymbol{W} \mathrm{d}\boldsymbol{\Omega} + \oint_{\partial \Omega} (\boldsymbol{F}_{\mathrm{c}} - \boldsymbol{F}_{\mathrm{v}}) \mathrm{d}\boldsymbol{S} = 0 \qquad (1)$$

式中:W为守恒变量;F。为无黏通量;F、为黏性通量。

在无体积热源的假设下结构瞬态热传导的控 制方程为

$$\rho_0 c \frac{\partial T}{\partial t} = \frac{\partial}{\partial x} \left( k_x \frac{\partial T}{\partial x} \right) + \frac{\partial}{\partial y} \left( k_y \frac{\partial T}{\partial y} \right) + \frac{\partial}{\partial z} \left( k_z \frac{\partial T}{\partial z} \right)$$
(2)

式中: $\rho_0$ 为结构材料密度;c为材料比热容; $k_x$ , $k_y$ 和 $k_z$ 分别为材料3个方向的导热系数。其中比热容和导热系数一般为温度的函数。

针对本文热防护系统的热分析问题,其外表面 边界条件为壁面热流密度 Qaero 和壁面热辐射量 Qrad,其表达式分别为

$$-\lambda \frac{\partial T}{\partial n}\Big|_{\text{wall}} = Q_{\text{aero}}(x, y, z, t)$$
(3)

$$Q_{\rm rad} = \operatorname{\mathfrak{so}}\left(T_{\rm wall}^4 - T_{\rm at}^4\right) \tag{4}$$

式中: $\partial T/\partial n$ 为壁面法向温度梯度; $\epsilon$ 为壁面热辐 射率;玻尔兹曼常数 $\sigma = 5.67 \times 10^{-8}$  W/(m<sup>2</sup> • K<sup>4</sup>); $T_{wall}$ 为壁面温度; $T_{at}$ 为大气环境温度。

# 2 含损伤 TPS 的热分析

## 2.1 损伤区域气动热分析

航天飞机轨道器再入过程中常常采用大迎角 以降低驻点处的热流密度值,由于飞行器迎风面的 热流密度大于背风面的热流密度,即轨道器迎风面 气动加热问题更严重,故本文研究轨道器迎风面含 损伤 TPS 的热控问题,迎风面局部 TPS 的来流条 件如图 1 所示,即轨道器迎风面 TPS 存在负迎角 来流条件。



图 1 TPS 局部来流情况 Fig. 1 Local inlet condition of TPS

为了研究含损伤 TPS 的外表面及损伤区域热 流密度分布规律,本文建立了二维 CFD 数值分析 模型,假设损伤区域形状为矩形,如图 2(a)所示, 模型左端、右端和上端分别为远场边界条件,而 TPS 外表面及损伤区域表面均为等温壁面。划分 了 CFD 结构网格,损伤区域局部网格如图 2(b)所 示,网格类型为二维四边形单元,网格量为7万个, 为了保证壁面热流密度的计算精度,壁面第一层网 格高度需要控制在 y+≪1 范围内。模型中来流马 赫数 Ma=6, 飞行高度 h=60 km, 来流压强 p=21.96 Pa, 来流温度 T=247.02 K, TPS 局部迎角  $\alpha=20^{\circ}$ , 壁面为等温壁面  $T_w=247.02$  K, 损伤区域 宽度 W=30 mm, 损伤区域深度 H=10 mm, 分析 时空间离散格式采用二阶精度的 AUSM+<sup>[10]</sup>格 式, 湍流模型采用 SST 模型<sup>[11]</sup>。





分析获得了损伤区域内的流线图,如图 3 所示。可以观察到此区域为漩涡区,是典型的开式空腔流动。提取了损伤区域侧壁和底部的热流密度Q,图 4(a)展示了损伤区域(侧壁和底部)的相对热流密度 $Q/Q_0$ 沿宽度方向的分布情况,其中 $Q_0$  = 11.5 kW/m<sup>2</sup> 为无损伤 TPS 外表面热流密度值。图 4(b)为损伤区域侧壁(迎风面和背风面)的相对热流密度沿深度方向的分布情况。根据损伤区域的热流密度分布情况可得如下结论:

(1) 损伤区域侧壁气动加热远高于损伤区域 底部,底部相对热流密度在 10<sup>-1</sup>~10<sup>-4</sup>量级之间;

(2)损伤区域侧壁上端出现了热流密度峰值, 且高热流密度区域集中在上端较小的区域内。背风面侧壁的相对热流密度峰值为5左右,而迎风面 侧壁的相对热流密度峰值超过了30,即迎风面侧 壁气动加热比背风面侧壁更严重。

## 2.2 含损伤 TPS 的热分析

将以上分析获得的损伤区域相对热流密度乘 以再入过程中防热瓦外表面热流密度值,即可得到 损伤区域热流密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建立了二



## 图 3 损伤区域内的流线图 Fig. 3 Streamline in damage area



图 4 损伤区域相对热流密度沿宽度和深度方向分布

Fig. 4 Relative heat flux vs. width and depth in damage area

维传热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示,损伤区域 位于 TPS 中部,其中防热瓦宽度 L=150 mm,损 伤区域宽度 W = 30 mm,损伤区域深度 H =10 mm,防热瓦厚度  $h_1 = 45 \text{ mm}$ ,应变隔离垫厚度  $h_2 = 3.5 \text{ mm}$ ,铝合金机体结构厚度为  $h_3 =$ 1.5 mm。含损伤 TPS 热分析的边界条件包括防 热瓦外表面热流  $Q_1$ 、防热瓦外表面热辐射  $R_1$ 、损伤 区域热流  $Q_2$  及其损伤区域自身的腔体热辐射  $R_2$ , 不考虑 TPS 侧边热辐射,即 TPS 侧边为绝热边界。

防热瓦、应变隔离垫以及铝合金机体的导热系 数 k、比热容 c 以及密度 ρ 如表 1 所示。轨道器再 入过程中,防热瓦外表面热流密度以及大气环境温 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如图 6 所示,其中防热瓦外表面 具有高辐射率的涂层,其热辐射系数 n=0.85,而 损伤区域涂层脱落,导致其辐射系数降低为 0.6, 结构初始温度为 25 ℃。



Fig. 5 2D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heat transfer analysis

表 1 TPS 各部件热力学参数 Tab. 1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TPS

部件	k/	<i>c</i> /	ho/
	$(\mathbf{W} \cdot \mathbf{m}^{-1} \cdot \mathbf{K}^{-1})$	$(\mathbf{J} \cdot \mathbf{kg}^{-1} \cdot \mathbf{K}^{-1})$	$(kg \cdot m^{-3})$
防热瓦	0.05	1 000	200
SIP	0.06	1 000	150
机体	155	900	2 770

由分析结果可知防热瓦最高温度出现在损伤 区域迎风面侧壁上端,而机体最高温度出现在机体 表面最右端。表2展示了含损伤和无损伤 TPS 的 防热瓦和机体最高温度及最高温度出现的时刻。

表 2 防热瓦和机体最高温度及时刻

Tab. 2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time of tile and structure

世太	部件	最高	最高温度
八心		温度/℃	时刻/s
无损伤	防热瓦	979.5	1 500
	机体	215.4	3 870
今提佐	防热瓦	1 692.3	1 500
百頭仍	机体	208.3	3 690

从表 2 中可知两种情况下防热瓦最高温度时 刻相同,这是由于防热瓦外表面的最高温度时刻由 外部热流密度决定。图 6 中的外部热流密度相同, 则防热瓦最高温度时刻也相同。而含损伤时机体 最高温度时刻降低,这是因为损伤造成防热材料的 减少,外部热量能更快地传递至机体。图 7 为 1 500 s和 3 690 s 时刻含损伤 TPS 的温度云图。



图 6 热流密度和大气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b) 3 690 s





图 8 为再入过程中含损伤和无损伤情况下防热瓦 和机体最高温度位置的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可观 察到 2 000 s 之前防热瓦最高温度位置的温度随时 间变化曲线与图 6 中的外部热流密度曲线相似。

由表 2 中的结果可知含损伤的防热瓦最高温 度达到了 1 692.3 ℃,而无损伤防热瓦最高温度为 979.5 ℃,即损伤存在时防热瓦最高温度急剧升



图 8 防热瓦和机体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Fig. 8 Temperatures of surfaces of title and structure varying with reentry time

高。含损伤 TPS 的机体最高温度为 208.3 ℃, 而 无损伤 TPS 机体最高温度为 215.4 ℃, 即分析模 型中的损伤形式对机体结构最高温度影响较小, 甚 至含损伤时机体结构最高温度会有轻微的下降。

损伤造成防热瓦最高温度急剧上升而机体表 面最高温度变化较小的原因在于损伤区域热流密 度分布情况。由图 4 可知损伤区域侧壁具有很高 的热流密度峰值,尤其是迎风面侧壁的相对热流密 度超过了 30,这将造成防热瓦迎风面侧壁的上端 (防热瓦最高温度位置)承受巨大的气动热载荷,持 续的气动加热会造成此部位温度急剧上升。而损 伤区域底部的相对热流密度很小,在 10<sup>-1</sup>~10<sup>-4</sup> 量级之间,损伤区域侧壁上端的高热流密度和底部 的低热流密度造成了含损伤 TPS 总体气动加热量 与无损伤 TPS 相当,这就解释了含损伤 TPS 的机 体最高温度与无损伤情况相比时变化较小的原因。

以上分析说明了损伤存在时机体最高温度变 化较小,但这并不能说明含损伤 TPS 是安全的,因 为损伤存在时防热瓦最高温度达到了1 692.3 ℃, 一般情况下防热瓦能承受的极限温度不超过 1 500 ℃,故防热瓦首先失效,进而会导致整个 TPS 的失效。

# 3 TPS 损伤容限分析

## 3.1 损伤区域敏感性分析

实际上防热瓦损伤区域的宽度、深度和形状并 不唯一,如图 9 所示。在进行 TPS 损伤容限分析 之前需要进行防热瓦最高温度对这些影响因素的 敏感性分析,剔除敏感性低的参数,提取高敏感性 参数进行 TPS 损伤容限分析。由以上分析结果可 知防热瓦最高温度主要由损伤区域迎风面侧壁的 热流密度峰值决定,故问题转化为此热流密度峰值 的敏感性分析。



图 9 损伤区域影响因素 Fig. 9 Effect factors of damage area

为了研究损伤区域宽度、深度和形状对损伤区 域迎风面侧壁热流密度峰值的影响,建立了相应的 气动热 CFD 数值分析模型。分析获得了不同损伤 宽度下损伤区域侧壁和底部的相对热流密度分布 情况,如图 10(a)所示。从图中可知随着损伤宽度 的增加损伤区域迎风面侧壁的相对热流密度峰值 明显升高,即损伤区域宽度对此相对热流峰值影响 显著,属于高敏感性参数。

图 10(b)为不同损伤深度情况下,损伤区域相 对热流密度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观察到损伤区域 深度对其迎风面侧壁相对热流密度峰值影响非常 小,可忽略不计,故损伤区域深度属于低敏感性 参数。

分析获得了弧形损伤区域内的流线图,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观察到此区域内流动状态为漩 涡流动,且漩涡层层相套构成一个中心漩涡区。图 12 为矩形和弧形损伤区域表面的相对热流密度分 布情况,可观察到弧形损伤区域迎风面侧壁的相对 热流密度峰值明显低于矩形损伤,故损伤区域形状 属于高敏感性因数。



图 10 损伤区域相对热流密度随宽度和深度变化情况





图 12 不同损伤区域形状下的相对热流密度



#### 3.2 TPS 损伤容限分析

由以上敏感性分析结果可知损伤区域的宽度 和形状对损伤区域迎风面侧壁热流密度峰值影响 较大,损伤深度对其影响很小,故本文研究在矩形 和弧形损伤情况下损伤区域宽度的最大容限值。 考虑不同外部热流密度情况,如图 13 所示,外 部热流密度最大值(热流密度曲线直线段的值)取 100,120 和 140 kW/m<sup>2</sup>。分析获得了不同外部热 流密度水平下防热瓦相对最高温度值 η 随矩形和 弧形损伤区域宽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14 所示,其中 防热瓦相对最高温度值

$$\eta = T_{\rm max} / T_{\rm max,0} \tag{5}$$

式中:T<sub>max</sub>为含损伤防热瓦的最高温度;T<sub>max,0</sub>为无 损伤情况下防热瓦的最高温度。



图 13 不同水平的热流密度曲线







Fig. 14 Curves for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of TPS under different damage shapes

从图 14 中可得以下结论:

(1)随着损伤区域宽度的增加防热瓦相对最高温度值升高。

(2)不同外部热流密度水平下,具有相同损伤 形状的防热瓦相对最高温度曲线重合度很高,可视 为一条曲线,将其定义为 TPS 损伤容限曲线,且矩 形损伤的损伤容限曲线与弧形损伤不同。

利用图 14 中的矩形和弧形损伤情况下的损伤 容限曲线即可获得不同外部热流密度水平下的损 伤宽度最大容许值,其求解步骤为:

(1) 计算无损伤情况下防热瓦最高温度值 T<sub>max.0</sub>。

(2) 计算防热瓦极限温度 *T*<sub>ultimate</sub>与 *T*<sub>max,0</sub>的比值 η。

(3)利用 TPS 损伤容限曲线即可获得 η 对应的损伤宽度,即损伤区域的最大容许宽度值 W<sub>ultimate</sub>。

分析获得了防热瓦极限温度为1500℃时,不同外部热流密度水平下无损伤防热瓦的最高温度 及其比值 η,如表3所示。利用图14中的损伤容 限曲线即可获得与 η 对应的最大容许宽度值 W<sub>ultimate</sub>,如表4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外部热流密 度最大值从100 kW/m<sup>2</sup> 增加到140 kW/m<sup>2</sup>,矩形 损伤区域的最大容许宽度从22.7 mm 减小到 12.6 mm,而弧形损伤区域的最大容许宽度从 34.6 mm减小到25.1 mm,即随着外部热流密度 最大值增加,损伤区域宽度的最大容许值降低。此 外相同外部热流密度情况下弧形损伤宽度的最大 容许值大于矩形损伤,这是因为相同损伤宽度下弧 形损伤区域迎风面侧壁的热流密度峰值低于矩形 损伤区域。

当初始损伤宽度小于以上损伤宽度的最大容 许值时,可以在不更换防热瓦的情况下进行下一次 飞行,反之则必须更换防热瓦,否则下次飞行过程 中防热瓦最高温度会超过其允许的极限温度,造成 防热瓦失效。

表 3 无损伤情况下防热瓦最高温度及比值 η

Tab. 3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ile without damage and  $\eta$ 

$Q_{\rm max}/({\rm kW} \cdot {\rm m}^{-2})$	100	120	140
$T_{\mathrm{max},0}$ / °C	923.8	979.5	1 029.3
η	1.62	1.53	1.46

表 4 损伤宽度最大容许值

Tab. 4 Maximum admissible width for damage area

$Q_{\rm max}/({ m kW} \cdot { m m}^{-2})$	100	120	140
矩形,W <sub>ultimate</sub> /mm	22.7	16.6	12.6
弧形, $W_{ ext{ultimate}}/ ext{mm}$	34.6	29.3	25.1

# 4 结 论

本文通过 CFD 数值方法研究了含损伤 TPS 损伤区域内的热流密度分布情况,分析了含损伤 TPS 的危险部位,最后进行了 TPS 的损伤容限分析,获得以下结论:

(1)损伤区域侧壁上端出现了很高的热流密 度峰值,且迎风面侧壁的热流密度峰值大于背风面 侧壁,但损伤区域底部热流密度却很低。

(2)损伤宽度的最大容许值与外部热流密度 水平和损伤形状相关,外部热流密度越高损伤宽度 的最大容许值越低,并且相同外部热流密度情况下 弧形损伤宽度的最大容许值大于矩形损伤。

#### 515

## 参考文献:

- [1] HUANG J, LI P, YAO W X.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gap analysis using a loosely coupled fluidstructural thermal numerical method [J]. Acta Astronautica, 2018, 146:368-377.
- [2] BRANDON H J, MASEK R V, DUNAVANT J C. Aerodynamic heating to corrugation stiffened structures in thick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 [J]. AIAA Journal, 1975, 13(11):1460-1466.
- [3] INGER G R. Nonequilibrium boundary-layer effects on the aerodynamic heating of hypersonic waverider vehicles [J]. Journal of Thermophysics and Heat Transfer, 1995, 9(4):595-604.
- [4] OLYNICK D. Trajectory-based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sizing for an X-33 winged vehicle concept [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1998, 35(3):249-257.
- [5] HUANG J, YAO W X, LI P. Uncertainty dynamic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ceramic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using perturbation method [J]. Acta Astronautica, 2018, 148:41-47.
- [6] 黄杰,姚卫星,陈炎,等.热防护系统分区协调耦合 推进方法[J]. 宇航学报,2018,39(1):27-34.

HUANG Jie, YAO Weixing, CHEN Yan, et al. Division coordinating coupled marching method on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 2018, 39(1):27-34.

- [7] BURGGRAF O R, ANDREW F, CHARWAT A F. A model of steady separated flow in rectangular cavities at high Reynolds number[C]// Proceedings of the 1965 Heat Transfer and Fluid Mechanics Institute.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1965; 190-229.
- [8] WIETING A R.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heat transfer distributions in deep cavities in hypersonic separated flow[R]. NASA TND-5908,1970.
- [9] PALMER G E, PULSONETTI M, WOOD W A, et al. Computational assessment of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damage experienced during STS-118[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2009, 46(6):1110-1116.
- [10] LIOU M S. A sequel to AUSM: AUSM+ [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1996, 129(2): 364-382.
- [11] MENTER F R. Two-equation eddy-viscosity turbulence model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J]. AIAA Journal, 1994, 32(8):1598-1605.

(编辑:夏道家)